

逝者追忆

壬寅年最后的一场雪

潘军

2023年1月15日，宣城迎来入冬后的第二场雪，与初雪比较，要壮观得多。早晨起来，大雪纷飞，银装素裹，很让我意外。这应该是壬寅年最大，也许也是最后的一场雪吧？

约好上午去舒州口腔医院为一周前的种牙拆线。车刚驶出小区，就接到老蔡的电话。老蔡平时与我几乎没有联系，我迟疑片刻，才接听，他告诉我吴肃秋刚刚在合肥去世。听后心下一紧，不敢相信，却又有预感。经历了前后三年的疫情煎熬，放开之后的肆虐，身边的朋友差不多都“阳”了，而我却没有。老吴和我算得上三观一致，因此每天都有微信交流，彼此交换一些时政方面的信息，当然他也记着问我：潘老师，你还好吧？我说还好，你呢？结果半月前的一天他告诉我，他阳了，正在发烧。后来有几天没有了联系，我便问过去：恢复得如何？他回了一句：影响到了肾脏，明天去上海。我顿时就有点儿紧张了，因为老吴以前曾因肾病历险。但还是鼓励他：没事的，认真治疗。这之后我们就没有了微信互动。几天前我曾发过语音信息问候，他还是没回。这天晚上我梦见老吴离开了，便惊醒。第二天，我委婉地告诉了爱人这个不详之梦，不料她说：我也梦见了！那个瞬间我们都沉默了，然而匪夷所思的梦境竟然在五天后成真，让这场纷纷扬扬的大雪成为满眼的白花，送吴肃秋最后一程。听说老吴后来又从上海转回到了合肥，在病榻上，他执意放弃抢救，惦记的却是老母亲的药快没有了，让弟弟赶紧备好。很快，吴肃秋就陷入深度昏迷。带着微弱的心跳，他最终回到了自己熟悉的床上……

自丁酉年我离开京城回故乡安庆定居，平时大都是深居简出，不过也偶尔与朋友小聚，或打小牌，或喝小酒，或品茶清谈。这其中便有一位叫吴肃秋的。这个名字暗示着家学渊源，但他是做企业的，在一家棉麻公司当老总，打年轻时就爱好文学。我想，这应该是联系我们之间的

一条纽带，拴住了共同的信仰。其实我并不知道他在文学上的作为，倒是听人说过他积极参与文学社团活动，爱读书，也写作。四年

前我的《泊心堂记》出版，老吴一下订购了八套，遂邀我聚餐，席上都是一些当地从事文学的朋友，有作家、诗人和评论家，如苍耳、沙马等。原来那天老吴是借饭局介绍他们与我认识，好让我逐一签署送书。可见这是一个多么热心文学的人。这种人如今罕见，毕竟今天不是文学热闹的时代。后来又有一次，原本是约好一起玩牌的，他却提着一包书风尘仆仆地赶来，打开一看，竟是我十年前出版的《潘军文集》，十卷本，足有十五斤的分量，他刚从网上购得，让我签署以便收藏。他很快就看完了这套书，并对其中的某些作品发表了评价，说潘老师你三十几岁就能写出那样的小说，可见一个小说家是需要天赋的。类似的事我还见过一回，那次青年作家胡竹峰来安庆，陈宗俊设饭局，让我主持。那天老吴也到了，居然又带上了小胡的几本散文集，让他签署。用魏振强的话说，老吴是一个默默读书，默默藏书的人。但吴肃秋又并不愿意公开发表自己的文学观点，他更多的是倾听。去年“世界读书日”那天，安庆市文学评论协会曾邀请我做了一个关于读书方面的讲座，老吴自然也在场，依旧是倾听。所以后来若有外地的文学人士来安庆看我，我也会邀请这样一个愿意倾听的人。

我和吴肃秋认识时间并不长，但私下里却谈得来。他是每天晚上和我微信互动的最后一个人，一般都在凌晨一点左右。我很珍惜这样的朋友。吴肃秋的微信名叫“长江之子”，一望便知，门前这条江是他从小引以为豪的。其实他更是一个孝子。以往与他玩牌，只要到了晚上九点他便会离开，说要赶回去陪老母亲。自去年父亲离开后，他担心母亲忍受不了孤单，每晚都会回到老人身边陪伴。然而现在这个孝子竟不辞而别了！这个上午我顶着漫天风雪，向这个城市的朋友传递吴肃秋刚刚离开的噩耗，我很悲痛！我在想，今天晚上，谁会去陪他耄耋高龄的母亲？

我在微信的朋友圈发了一首七律《壬寅大雪》，这首诗并非为吴肃秋的逝世而作，但我需要以此悼念这位文学的倾听者，其中有这样的两句——

一生磨砺心还热，三载煎熬泪有光。

现在看起来，这像是一幅挽联，悼念的不仅是吴肃秋，而是那些不再的青春热血，那些难以重来的如歌岁月。我爱人说，她知道吴肃秋有一个愿望，她更相信会有这个愿望实现的一天。她说：那时，我会去老吴的墓前献上一束花，告诉他。

这个冬天不冷，但是心寒。



语文教育 李晓宜 作

流年碎影

最后的考评

尹新生

2019年12月26日，寒风凛冽，早上七点半我准时到达科室。同事小柏问：“明天到村卫生室考评，领导昨天通知我参加考评，你也参加吗？”“他们没通知我。”我平淡地说出这句话，心中却异常失落。1994年我从桐城市桐梓乡卫生院调到孔城时还不到三十岁，人生的黄金时段都是在这里度过的，多年来我勤学苦干，在困难和挫折面前从不退缩，大有一种舍我其谁的气势，如今在即将到龄退休时，就成了单位可有可无的人了？

科室外面传来脚步声，公卫办吴主任进来了，“尹医生，明天医院组织人到各卫生室考评，小柏和你一起去，你把老经验向年轻人传授传授。”我微笑着：“好的好的。”

其实到卫生室考评并非是为了得到什么。医院安排我参与考评，至少在我离职前夕，他们没拿我当外人看待，也说明我的敬业精神他们是理解的。

我和母亲两代人都是做基层卫生工作的，深知村医的艰辛与不易，他们没有编制，没有固定收入，但他们一专多能，在医疗服务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。这几年孔城妇幼保健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，取得了不错的成绩，2016年、2017年连续两年荣获桐城市第一。长期的协作中我与村医建立了深厚的友情，我视他们为兄弟姐妹，他们尊称我为“大姐”。

我考查的内容主要是“孕产妇保健”，其中包括：早孕建册、孕产妇系统管理、产后访视真实率、叶酸发放等。尽管清楚是“最后一次”，但我仍然像以往一样，认真对待，以数据说话，评分公平公正。既不辜负领导信任，更要尊重村医的劳动。

我们一行马不停蹄，一天考核了六个村室，三天半完成所有考核。每走出一个村室的大门时，我都在想：这是我最后一次来此工作，以后与兄弟姐妹们见面的机会也许很少了，不觉黯然神伤。

当然，我自己所在的卫生院也要接受考核的。2020年1月6日，桐城市卫健委组织相关部门对孔城卫生院进行年终考评。院领导对此同样很重视，院长到科室嘱咐我：“这次年终考评，务必保证不能失分。”我说：“孕产妇保健工作靠考评之前突击是不行的，好在我们平时工作踏实，事无巨细，都一点一滴服务到位了。放心吧。我们孕产妇系统管理率、早孕建册率都是比较高的。”

但是这两个“率”是做不得假的。桐城是人口外出大县，孔城又是人口大镇，孕产妇基数大，其中很多人常住外地，管理不容易。我常常联系孕产妇，加微信好友，询问健康状况，嘘寒问暖，嘱咐她们按时产检，宣传孕产期保健知识，解答她们的疑惑，请她们拍照检查记录和检查单，从远方发回图片，然后打印装订。事虽简单，但简单的事必须重复做，这是需要耐心和韧性的，更要投入热情和精力。我的微信好友中孕产妇占有三分之二的比例，我与她们之间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。

1月6日清晨，我提前一小时到科室，将所有迎检资料再次查看一遍，整整齐齐地摆放橱柜上，擦净桌子、地面灰尘，打开两台办公电脑，换了一件崭新的工作服，端坐在办公桌前胸有成竹地等待考评。最后一次迎接考评，我付出了辛劳，倾注了热情，显得更有仪式感。

考课结束后，在三楼会议室召开考评总结会，叶龙梅说：“孔城的孕产妇保健工作做得很不错，尹医生工作很认真很努力。”卫健委领导在谈到“孕产妇保健”时，提高了声调：“孔城的妇幼工作一直是个亮点，尹医生临近退休，依然认真负责，希望年轻人向尹医生学习。”

一个月后我接退休通知，有几分不舍，但悄然离去。所幸，我没有虚度年华，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划上了圆满的句号。

